

对话历史 记录当下

——纪录片《石浦渔光》的创作思考

郑 萍

石浦,位于浙江沿海中部、象山半岛南端,三面环海,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素有“浙洋中路重镇”之称。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反映的正是石浦海边渔民的艰苦生活——1934年由蔡楚生编剧和导演的影片《渔光曲》,正是因为这部电影,石浦渔港闻名全国。而今,在石浦这片靠海为生的土地上,人与海洋的故事已经有了全新的意义。纪录片《石浦渔光》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而成。

一、对话历史:记录渔民的生活变迁

纪录片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重点强调了纪实。《石浦渔光》就是对石浦渔港渔民生活的纪实刻画。我国拥有广袤的海洋和漫长的海岸线,渔业生产更是影响了每个家庭的餐桌,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们却不了解沿海而居的渔民生活。石浦渔港历经百年,那里的渔民经历了怎样的变迁?现在又是靠什么生活的?这些都为纪录片提供了创作的空间。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①,纪录片在影像记录的同时,也在记录历史,同历史对话。《渔光曲》以石浦渔民为主要对象,凸显了民国时期社会底层的凄惨生活。《石浦渔光》从正片一开始,便引用著名的《渔光曲》进行对比与铺垫,然后引出石浦渔民,跟电影不同的是,纪录片里的石浦渔民生活更具希望。这样一明一暗、一前一后的对比,使得《石浦渔

光》和《渔光曲》的历史对话也得以呈现。

二、记录当下:“渔光”背后的深层意涵

《石浦渔光》从《渔光曲》引入,讲述了生活在石浦的一群平凡而又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东门渔村的船老大任建奇,到曾经是船老大如今是养殖户的丁敏杰,再到石浦古城中街包基勤、李荣辉两位鱼灯师傅,他们的生活和经历,都是当下石浦渔港渔民们最为真实的写照。时代发展透过平常生活变迁跃然纸上。这不仅同历史的对话,更是对于现实记录更为深层的关怀。作品的立意,正是表现以普通的石浦渔港渔民生活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渔业从业者及渔港文化所具有品质和精神。

一般来说,一部单集容量的纪录片在其中穿插多个人物进行展现容易导致内容较为零散,但《石浦渔光》却努力做到“形散而神不散”。面对大量的纪实素材,《石浦渔光》采用了“以点带面、以面带体”的创作思路,在零散的纪实素材之外,用“渔光”这一条明晰的主线将片子带活了,不仅实现了对于《渔光曲》的延续和对话,更实现了全片有机的、系统的叙事呈现。

《石浦渔光》中的“点”,是通过每年9月份的“中国开渔节”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展开的,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石浦渔港的空间特性和现状才能被充分体现;这里的“面”,指的是由三种类型、四位主要人物构成的社会生活面,同时,这个面中每个点又有自身独特的生活经历;这里的

“体”,则是指以石浦渔港为代表的整个渔民群体,更进一步说,这是石浦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全片正是从“石浦”的纪实性出发,逐步延展到“渔光”这一更具意涵的概念中来。

“渔光”,首先象征着生存,是石浦渔港的渔民们的生存依托。无论是船老大任建奇还是养殖户丁敏杰,他们都是依赖渔业谋生存,通俗地说,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在他们心中,渔港不仅仅是渔船停泊的港口,更是一种生存象征和未来自期。纵观纪录片《石浦渔光》,一部单集容量的片子中出现了四位主要人物。每一个镜头都力求把每一个人物在特点时空的生活进行最为真实的记录。在船老大任建奇出海的记录中,为争夺头船的激动。收获不佳时的伤感与无奈,丰收时的喜悦与笑容,不是可以被设计和策划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对“生存”真实地展现,象征着“渔光”在生存意义上的意涵。

此外,“渔光”更是石浦人朴实拼搏精神的象征。迎着海浪,映着晚霞,看似重复的生活其实是石浦渔民在面对大自然考验时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这样,在记录之上,又增添了拼搏的精神象征。他们相信,辛勤付出总能够带来收获,大自然在考验他们的时候也终会给予他们丰厚的馈赠,这是石浦渔民和海洋抗争的和谐共生之道。

在这之外,“渔光”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内涵。摇曳的旗帜,五彩缤纷的鱼灯,在众多节日和庆典中扮演的不是道具的角色,而是石浦人对于“渔光”的文化寄

托。他们用细窄的竹篾,细致的绸布,做成各种不同类别形态的鱼拓,这也正是“渔光”文化的“点睛之笔”。

《石浦渔光》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纪录片,它包含了生存、精神、文化的三重意涵,这也让《石浦渔光》在纪实的层面上又增添了文化属性和精神寄托,它对话了历史,记录了当下,承载了文化与精神。一个小渔港却蕴含着富有深意的生活场景和现实寓意。热闹中带有秩序,平静中留存着文化基因。《石浦渔港》表面上展现的只是当地人们的生活场景,但是其意义绝不仅仅是生活的记录,更是新时代石浦渔港的精神面貌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三、内容挖掘:人物的个体特性与群像共性

从内容挖掘方面来看,《石浦渔光》选择了个性鲜明的三种角色,通过船老大,养殖户,鱼灯师傅的故事向观众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在石浦这片土地上,当地人民与海洋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而深层次的背后,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 船老大任建齐——涛声中的勇气

任建齐18岁开始捕鱼,到目前为止在海上拼搏了30余年。从初次出海的懵懂青年,到如今的船老大,这30年书写的是一个拼搏的故事。无论是每年开渔季出发前都用红漆在船上醒目的位置写上“拼搏”二字的仪式感,还是历经一次次撒网却未能迎来丰收的失落感,任建齐用行动深刻诠释了“拼搏”二字的内涵。石浦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同为海上讨生活的人,以船为家,靠海为生,对于他们而言,海上生活是常态,一次又一次岸边的停留,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而出发更像是一种回归。面对海洋的神秘与未知,始终表现出石浦人独有的拼搏精神。这一精神的传承,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石浦人,为谋求幸福生活,勇敢无畏地迈下坚定的步伐。

2. 养殖户丁敏杰——潮烟里的生命

丁敏杰曾经也是一位船老大,然而8年前告别了海上的捕鱼生涯,选择上岸成为了梭子蟹的养殖户。如果说海上生活代表着一种未知的远方,那么岸上的生活则代表了平淡日子的踏实。曾经的船老大,如今的养殖户,虽然少了些海上生活的波涛汹涌,但这一方蟹塘却让丁敏杰能够在谋生之外,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拾起多年的爱好——制作船模。丁敏杰从小就喜欢做船模,虽然没有学习过任何手艺,也没有任何图纸可以借鉴,但是却制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船模。用“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句话概括丁敏杰再合适不过了,小时候制作船模代表着对大海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如今重拾手艺则是对过往生活的留恋和寄托。虽然扬帆起航的捕鱼生活不会再来,但这小小的船模寄托着他曾经乘风破浪岁月的怀念。

3. 鱼灯师傅包基勤和李荣辉——古城下的守望

鱼灯制作是一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手艺,如今在石浦古城中街,只有包基勤和李荣辉两位老人还从事着鱼灯制作,他们一坚守就是40多年。鱼灯作为开渔节庆典必不可少的元素,是石浦人民的共同记忆,更是一种文化归属。就像包基勤老人所说的那样,游客看了之后都发自内心地跟他讲“师傅,你这东西千万不能失传哦,为家乡。”正是因为这份对传统的热爱,对文化的追求,让他们总能在制作过程中洋溢起深深的自豪感。虽然两位老人已经年过古稀,但制作鱼灯似乎成为了他们的使命。这不仅是为了开渔节庆典间的喜悦,

更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面对时代发展中古老手艺可能面临失传的危险,两位老人用行动告诉我们,他们选择坚守。

船老大任建齐、养殖户丁敏杰、鱼灯师傅包基勤和李荣辉,他们向我们展示的是生活在石浦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待生存、生活、乃至文化的积极态度,正是因为这种特有的石浦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石浦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展现出“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昂扬斗志。正如片尾所言“石浦的渔光,散发着古老的精神,又增添了驶向未来的希望”。石浦的渔光,是成长,是拼搏,是文化,是记忆……

四、结语

纪实类题材《石浦渔光》以“纪实”为核心,回归纪录片的本位,具有对话历史,记录社会生活的价值。它不仅是一次现实记录,也是一次历史对话,一次文化反思。通过对石浦渔港的典型人物生活进行记录及加工,为渔民生活写下了影像注脚和研究载体,留下了几处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它不仅关照现在,也对话过去,主动挖掘主题,实现了“从对话历史到记录现实”的实践;第二,它坚守真实记录同时兼顾叙事逻辑,实现从普通渔民生活的“石浦纪实”到生存、拼搏及文化的“渔光意涵交融”的创作。第三,它在创作中将“合理的镜头语言”、“恰当的画面解说”和“匹配的声音”相融合,实现了从“选题得当”到“表现生动”的跳跃,为同类的纪录片创作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作品也于2016年获浙江省广播电视政府奖短纪录片一等奖。

注释:

①张凤铸《广播电视艺术学通论》(2011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宁波广播电视集团)